

愚人节快乐

◆ 孙道荣

4月1日。已经一个多小时了,胡三盯着手机,还是下不了决心。他的额头上,渗出了一层细汗。

手机的电,不多了,不能再犹豫了。胡三鼓起勇气,摁下了“发送”按钮。短信收信人是一个叫“丽”的女孩。内容只有三个字:“我爱你!”手机显示短信发送成功,胡三长长地吁了口气。丽是胡三的中学同学,也是他暗恋了多年的女孩,漂亮、贤惠,可胡三一直不敢向她表白。

时间比陀螺还慢,胡三的心怦怦直跳,紧盯着手机屏幕,既希望能立即收到丽的回复,又担心被拒。在焦躁不安的等待中,手机发出了一声清脆的“嘀嘀”。小丽终于回复了。胡三抖抖嗦嗦地打开短信:“我们还是做好朋友吧。”小丽委婉地拒绝了胡三。

虽然在预料中,但还是让胡三感到一阵心痛。这么多年的苦恋,以这样不堪的结局收场。胡三又立即给小丽发送了一条早就准备好的短信:“愚人节快乐!”

这是胡三早就设计好的,一旦遭到拒绝,就立即回复这样一条短信。这样,刚才的求爱,就巧妙地变成了愚人节的一次玩笑,避免了难堪和尴尬。很快,小丽也回信了:“哈哈,上你当了。愚人节快乐!”

胡三苦笑着,这样也好,从此死了这条心。

胡三删了小丽的短信。表白失败了,但自己的这一招,看来还是挺

管用的,这也让他有了信心,果断发出第二条短信。

第二条短信,是发给一个朋友的,内容是:“我被车撞了,住院了,急需钱,你上次借我的5万元钱,可以还我吗?”半年多前,这个朋友因为买房子,向他借了5万元,至今未还,胡三没好意思催。很快,短信回复:“告诉我你在哪家医院,马上筹钱送过去!”

胡三笑了。朋友不但没忘借钱的事,对自己还挺关心。胡三又将准备好的那条“愚人节快乐”短信发了过去。一会儿,朋友回复短信:“吓死我了,下次可别开这种玩笑了。过几天,我就将借你的钱还你。愚人节快乐!”

胡三想,幸亏发了一条“愚人节快乐”,要不然,感觉自己就跟黄世仁似的,多有失朋友的情分啊。

胡三对自己的“点子”很满意,信心倍增,他决定发第三条短信,这也是今天要发送的最重要的一条短信。

收信人是胡三的上司黄局长。“黄局长,那天晚上我在皇家娱乐城看见你了,挽着你胳膊的那个小妞真是风情万种啊!我还给你们拍了几张靓照呢。”

没一会儿,黄局长回短信了:“你是谁?”胡三嘿嘿笑了一声,他用的是另一个手机号码。“我是谁不重要,重要的是我什么都看见了。”

“你有什么条件?”黄局长立即回了一条。

没想到黄局长这么快就跟自己谈判了,看来真有这样的事。胡三愤愤地想,这些当官的,还真都是一屁股屎,自己随便编个谎言,就戳中了要害。胡三犹豫了一下,发出了短信:“条件很简单,我有个哥们在你手下,叫胡三,你给他一个机会,我就将照片都删了。”想到自己干了这么多年,连个科长都没混上,胡三一肚子愤懑。

黄局长没有立刻回信。死一样的沉寂。胡三忐忑不安地盯着手机。黄局长怎么还不回信呢?他是在犹豫、找对策,还是?胡三忽然对自己的这一步险棋有点担忧了。

终于,胡三的手机又“嘀嘀”响了起来,是黄局长的回信:“胡三,你这个混账东西,连我都敢戏弄,明天一上班,到我办公室来!!!”

一连三个惊叹号,胡三的脊背上冒出一层冷汗,没想到黄局长这么快就查出这个号码是自己的了。胡三猛然想起,黄局长原来的司机,现在是移动公司的一个部门经理。

怎么办,怎么办?惊慌失措的胡三赶紧找出那条准备好的短信“愚人节快乐”,颤抖着摁下了发送键。手机却突然关机了,没电了。胡三绝望地看着手机,暗自祈祷:“但愿‘愚人节快乐’发出去了。”

胡三将手机扔到地上,颓唐地想,这个愚人节,真是糟糕透了。

新上海·角落头



文人美食

中国文人在吃喝上的讲究,并不在乎大嚼名菜名点,只要有几样可口的小菜便怡然自得了。著名翻译家、儿童文学家任溶溶先生,是我崇拜的老师之一。任先生爱吃也懂得吃,在同行中有口皆碑,我和他交往不多,道听途说几乎多是和吃有关的。这点倒和我很投缘。

举一个小例子。在我申请高级职称的那当儿,须有教授级人员作评语,很自然地想起了任先生。无礼可施,只带了一条舟山大黄鱼干去见他。不知是不是客气,临别时他说:“谢谢了,我是不吃咸鱼的。麻烦你还是带回去,再说我已经有小菜了。”他送我时路过厨房,让我参观他准备好了的晚餐菜肴。一道是两只田鸡,说是须用蚝油蒸食;另一道菜是清炒虾球,四只晶莹剔透的虾球,衬以几棵碧绿的菜心,干干净净地放置在碗中等待下锅……这顿晚餐并不豪华铺张,费钱也不多,但温馨舒适。任先生这种普普通通的,如田园诗一般的生活细节,透出了有格调的文化品味。而今大吃大喝的人们,千金一掷,却不一定能换来这种享受。

韩伍 图/文

看颜色 ◆ 张盛

听说小林最近买了一辆小轿车,我们让他给我们看看,小林爽快地答应了。看完车,小飞说:“样子还不错,就是不知道跑起来怎么样!”我说:“那就让小林开车带咱们出去转一圈呗!”小林有点紧张:“我驾驶技术不熟练,万一手忙脚乱!”小飞沉吟片刻,忽然问道:“小林,你视力还行吧?没什么问题吧?”小林一愣,回答:“还可以!”小飞说道:“那就行,我不怕,你就带我出去转一圈好了!其实也不难,放心开你的车吧,到了路口,看到前方红灯你就停车;看到黄灯你别着急,再等等;看到是绿灯你就开车。车跑起来的时候,你还可以用余光看看我,要是看到我脸吓得发白了,你就赶紧靠边停下车!”



快活林

【变化】

半夜两点,妻子从别墅的二层走到一层客厅,看到丈夫还在跟一帮赌友玩牌,就对他们说:“听着,能不能让我在自己的房子里安安静静地睡一会儿?”丈夫说:“轻点,亲爱的,现在这已经不是我们的房子了……”

【冷战】

某对年轻夫妻吵嘴后,彼此不开口说话。过了几天,先生忘了吵架的不愉快,想和太太说话,可太太不理他。先生在所有的抽屉、衣橱里到处乱翻,弄得太太忍无可忍,问:“你到底找什么呀?”先生说:“我总算找到了你的声音。”



都市幽默

“碰瓷”哥 ◆ 梁刚

彭子根在3年里已是第11次与多家企业打官司了,他每每以劳动纠纷为赔偿切入点,尽管诉讼的输赢参半,但最终收益颇丰,跟他一起出来打工的,3年下来的总收入都不如他。

彭子根干活有点懒,人却很精,长一双小眼睛,看人时,眼珠子转得飞快。他转眼珠子时,谁都不知道他会捣鼓出啥花花肠子来。他第一次跟一家私企老总叫板,就是这么盯着人家的。

那个总经理开始没在意,冷冷地问:有啥事呀?不干活跑这里来。彭子根扬了扬手里的《劳动合同》,不屑道:“跟我签一年的合同,试用期却是三个月,看来得去劳动仲裁了!”总经理吃一惊:“什么意思,不愿做可以辞职啊,刚来就想闹事。”彭子根转了转眼珠子:“哈,看看吧。”他递去一本小册子《劳动法》:签订一年合同,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。“你以为就我一个人想打官司,告诉你,我会动员其他人一起打!”“你!”总经理顿时咽住了,马上压低声音说:“有话好说,有话好说。”

那次纠纷,彭子根没费一枪一弹就把总经理收拾了,拿到半年工资的赔偿。之后,他频繁跳槽,采用同样的方法,诸如连续加班超时啦,工作环境没有安全保障啦等等,频繁与企业打官司。

这次他在一家超市工作,本来做得很好,他在仓库做搬运工,尽管有点累,但仓库的油水不少,供货商常有赠品送给超市,以弥补运输过程中的损失,搬运工则近水楼台先得月,从中扣下不少物品。这事不知怎么就被店长知道了,便来查收,参与者还被扣罚了50元奖金。

彭子根跳了出来。大家看到他眼珠子转出火来:“这些赠品都是我们向供货商讨来的,你凭啥没收?”店长诧异地看着他一眼,问:“你不在超市做,供货商会送你赠品吗?你要搞清楚,这里的每一件赠品都是公

司的!”店长非常需要这些赠品,倒不是她想占为己有,而是超市常有物品丢失,这些赠品可以弥补门店的亏空。你彭子根算哪根葱,也想跳出来争这些东西,太搞笑了。彭子根大吼一声:“我要跟你打官司,你们违反劳动法,经常超时加班!”店长尽管是个女流之辈,但做超市的都有几分泼辣劲,超市里人来人往,什么人没见过,对他的咆哮有点蔑视,冷冷地说:“跟我得上边,想打官司找公司去。”

结果彭子根就跟公司较上了劲。但这次法院没帮他,因为法院在查阅相关信息时,发现彭子根3年里与多家企业打了11场劳动纠纷官司,有点“碰瓷”的恶意,故不予支持。

彭子根不服,超市明明超时加班了,法院居然不支持,这太不公平了。既然如此,那老子就跟你们玩点惊险的!

第二天,他打电话给店长:“我是彭子根。”店长也许没听清,也许是故意损他,问了句:“谁啊?‘碰瓷’哥?”“我,彭子根!你听着,我在你们店里放了两枚炸弹,你要么给我赔偿,我们两清,否则咱就同归于尽!”说完,就挂了电话。店长听了心里一惊,这还了得,炸弹都敢放呀,马上报警。

警察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,疏散人群,清理现场,然后是专职警察寻弹、排弹。结果啥都没查到。

警察很快找到了彭子根,把他带到现场,问:“炸弹放在哪了?”彭子根转动着狡黠的眼珠,从容地把警察带到超市更衣室,打开更衣箱,然后指着几张扑克牌,一共是八张,其中四张老K,四张A。淡淡地说:这不是炸弹?

警察顿时傻了眼,而彭子根的嘴角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。“你以为自己很幽默是吧!”警察突然大声喝斥:“你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!”

(本故事由《文学报·手机小说报》推荐)



荒唐的真实

离开的原因

◆ 邵火焰

昨天电视里预告说,今晚9时,卫视将现场直播汽车模特大赛。别看我是个老太婆,仍喜欢看这些充满青春气息的节目。为了边看边有人陪我说说话,我邀老头子同看。9时,比赛准时开始,首先是所有参赛选手集体亮相,看着那一个个美丽的姑娘从屏幕上经过,我转向老头子问:“怎么样,漂亮吗?”

我发现老头子的脸红了,他没有回答我,而是站

起来急急地向卧室走去。我真没想到,这老家伙都这么大把年纪了,还这么害羞。我向卧室里吼了一句:“老家伙,你的脸皮怎么这么薄啊,连这都不敢看。”

老头子没回答我,而是很快回到我的旁边,规规矩矩一动不动地坐着盯着电视屏幕。我问:“你刚才为什么要离开啊?”老头子说:“我怕看不清楚,回房里拿老花眼镜去了。”



柴米夫妻

吹嘘的资本

◆ 刘凌

我们这儿是个老城区。宿舍楼小卖部前总聚着一帮大嫂和老太太。每天早晨,她们边择菜边天南地北地漫谈,一个嘴比另一个利害。这天,大嫂们和老妇们七聊八扯,夸起儿孙的工作环境来。

王婶先抛砖引玉:“我儿子在银行上班。别的不说,你就看看大厅,摆的是奇花异草,香气逼人,地板光亮得能照出人影子。办公室里也是冬暖夏凉。午饭只交6元钱,端着托盘自选,想吃啥都有。”

这话弄得潘嫂很不舒服,心里暗忖,自己也有吹嘘的资本。潘嫂不屑地瞥了

她一眼,说:“这算啥!我儿子是公务员,硬本事考进去的。出门办事跟领导一起坐小车。中午只象征性地交2元钱,有财政补贴,肉也吃腻了。吃完了,还能带牛奶水果。”

武奶奶半天没吱声,听她们神吹,再也忍不住了,慢悠悠地说:“我孙子读的是研究生,在名牌大学附中教书。便宜吃一餐算什么!总归还得付钱。他们学校对老师的福利搞得好好,发进餐卡,免费包早、中餐。反正收的是家长的钱呢!”

快嘴阿嫂

